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提要

臣等謹案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明李清撰清字心水號映碧揚州興化人禮部尚書思誠之孫大學士春芳之玄孫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事跡附見明史李春芳傳清以南北朝諸史並存冗雜特甚李延

壽雖併為一書而衆說兼行仍多矛盾嘗與  
張溥議欲仿裴松之三國志注例合宋齊梁  
陳四史為南史魏齊周隋四史為北史未就  
而溥歿後清簡閣佛藏見三寶記載有北魏  
文帝大統中遺事感通錄載有齊文宣隋文  
帝遺事高僧傳載有宋孝武帝梁武帝遺事  
因思卒前業乃博採諸書以成此注參訂異  
同考訂極為精審又于原書之失當者畧為

改定其文如高歡字文泰未篡而前史書之  
為帝者皆改稱名後梁之附北史者改附南  
史宋武帝害零陵王直書為弑魏馮胡二后  
以弑君故編為逆后與逆臣同書又二史多  
譏緯佛門事以非史體悉改入注其持論亦  
為不苟然裴松之注三國志雖多所糾彈皆  
仍其本文不加點竄即世說新語不過小說  
家言劉孝標所注一一攻其謬妄亦不更易

其文蓋古來注書之體如是也推周改史記  
為古史考荀悅改漢書為漢紀范蔚宗合編  
年四族紀傳五家為後漢書並採摭舊文別  
為新製未嘗因其成帙塗乙丹黃蓋古來著  
書之體如是也清既不能如郝經之三國志  
改正重編又不肯如顏師古之注漢書循文  
綴解遂使南北二史不可謂之清作又不可  
謂之李延壽作進退無據未睹其安至于八

史之中四史無志南北二史亦無志故清割  
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四史之志取其事實  
散入紀傳之中不知隋志本名五代史志故  
其事上括前朝當時未有南北史無所附麗  
故奉詔編入隋書清既合注南北史自應用  
續漢十志補後漢書之例移擬編入而以劉  
昭之例詳考諸書以注之于制度典章豈不  
明備乃屑屑刪改紀傳置此不言亦為避難

而趨易今特以八代之事牴牾冗雜清能會  
通參考以歸一是故特錄而存之其瑕瑜並  
見則終不可相掩也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恭  
枝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枝官 臣陸費墀

南北史合注原序

予與同籍張天如皆喜讀史每欲仿陳承祚志三國  
與裴世期注三國故事以例南北史合宋齊梁陳四  
史于南合魏齊周隋于北搜遺除複粲然成觀天如  
沒而予亦倦矣且陳志有種而裴注難廣每卷初言  
輒愜然嘆乃今偶簡佛藏而又竊有喜也一得西魏  
遺事奇魏書正東魏故西魏諸君皆熙彼北史所補  
文帝紀寥寥耳乃予讀三寶記則詳一載大統二年



甘露降秋穀不熟一載大統十年正獄訟究刑罰廣  
學校敦禮教斷草書去文就質一載大統十五年詔  
儒臣定禮男女異路探書無取發塚獲編不籍破匣  
其應採一也一得北齊遺事奇齊文宣帝凶殘醜君  
焚弟屠元氏種幾盡每閱史至帝崩恨恨耳乃予讀  
感通錄則快錄言帝於晉陽不豫命割桃枝負行  
鼻血淋漓其夜崩嗜殺有報瀝血其徵暴辛之首  
未懸逆師之目已出其應採二也一得隋遺事奇當

隋文帝謀篡周時尉遲迴起兵討罪史但言帝殺迴諸  
子猶原其幼者惻然耳乃予讀感通錄則恻言是役也  
俘酋將百萬總集相州遊豫園明且新決園墻有孔出  
者縱之至曉猶斷六十萬人於漳河岸血流成河忍哉  
帝盡滅宇文氏族已甚而乃偏及宇文家頑民長平之  
新坑復填參合之故陂又積其應採三也若此者可補  
北史闕至可補南史闕則僧導之初見宋孝武也以孝  
建討逆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孝武亦哽咽良

久其有元嘉之思乎可以教忠又梁武之立七年於景陽臺也設皇考妣二生輕暖時易芬旨必薦雖朔望親奉饋奠猶以無所瞻依為悲其有蓼莪之感乎可以教孝是二事者俱見高僧傳故予於佛藏中猶作勤搜世期以補次承祚所未備則推之他儒書其矻矻可知也若天如至今存當商緝同之謂息壤在彼而獨予一人者神短篇繁遂望洋欲報詎止班志未就猶思孟堅實則蔡書靡成深懷伯喈雖然九仞一簣予尚有志焉若

天如玉樓記就未知猶念是史久懸而以起予為自踐  
否新唐一書歐宋共編追憶斯事以為太息興化李清  
自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序

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

明 李清 撰

南史一

裕字德輿小字寄奴

志曰皇考以高祖生有奇異名為奇奴皇妣殂養於舅氏改為寄奴

彭城縣綏興里人姓劉氏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彭城

南北史合注

楚都故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  
口里皇祖靖晉東安太守皇考翹字顯宗郡功曹高祖  
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  
室盡明是夕甘露降於墓樹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  
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庶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  
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  
白高祖高祖獨喜曰上人無妄言皇考墓在丹徒之候  
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

恭善占墓高祖嘗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高祖益自負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亦覩焉及賁龍形更大高祖素貧時人莫能知唯琅邪王謚獨深敬焉

沈約宋書符瑞志曰帝嗜酒嘗息逆旅旅驅命入室飲酒醉卧盃側謚有門生亦至此逆旅旅驅命入室共飲門生入室驚出謂婦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問之則云見一物五采如蛟龍門生白謚戒勿言與帝結

厚

高祖嘗負刀遊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逵執謚密以  
已錢代償得釋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  
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  
倚藥椀中間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  
高祖曰王神何不殺之荅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  
高祖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客下邳逆旅一沙門謂  
高祖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君乎高祖先患手創積年不



愈沙門有一黃藥留與高祖既而忽亡高祖以黃散傳  
之其創一傳愈實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瘡傳之  
並驗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晉隆安三年十一年妖賊  
孫恩作亂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牢之東討  
牢之請高祖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  
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高祖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  
子敬宣疑高祖為賊所困輕騎尋之既而衆騎並至遂  
平山陰恩遁入海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謝琰十一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一  
月牢之復東征使高祖戍句章句章城小人少高祖每  
戰陷陣

宋書曰嘗被堅執銳為士卒先

賊乃退遂決口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民皆苦之惟高  
祖獨無所犯五年春思頻攻句章高祖屢破之思復入  
海三月思北出海鹽高祖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  
域內兵少高祖乃選敢死士擊走之

宋書曰高祖選敢死士數百人咸脫甲冑執短兵鼓

謀而出賊震懼奪氣因其懼奔之並走斬其大將姚  
威

時雖連勝高祖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  
觀其懈乃奮擊大破之

宋書曰高祖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將辰使羸疾  
數人登城賊遂問劉諱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率  
衆大上高祖乘懈奮擊乃大破之

思知城不可下進向洮濱帝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

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為前驅帝以吳人不習戰若前驅  
失利必敗我軍命在後為聲援不從是夜帝多設奇兵  
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

宋書曰諸伏舉旗鳴鼓賊疑四面有軍乃退

嗣之追奔陷沒帝且退且戰麾下死傷乃盡乃至向伏  
兵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賊謂當走反停疑  
尚有伏高祖因呼更戰氣色甚猛乃引去六月恩浮海  
至丹徒樓船十餘萬京邑震動帝倍道兼行與俱字奔

擊大破之

宋書曰時衆力既寡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思率衆數萬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高祖率所領奔擊大破之投獻赴水死者甚衆思以鼓排自載僅得還舟然猶恃其衆力徑向京師樓船高大值風不得進旬日乃至白石

思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天子以高祖為下邳太守高祖又追思至鬱洲及海鹽頻破之三戰並

大獲俘馘萬數思至是饑饉奔臨海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宰之拒之高祖又參其軍事玄至高祖請擊之宰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高祖與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克建鄴以宰之為會稽內史奪其兵宰之懼招帝于廣陵舉兵高祖曰人情去矣

宋書載高祖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附彼新得志威鎮天下人情去矣

廣陵亦豈可得至宰之竟繼于新洲何無忌謂高祖曰  
我將何之高祖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  
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脩脩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  
高祖為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于臨海投水  
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玄復遣高祖東征二年循  
奔永嘉高祖追破之循浮海南走六月加彭城內史十  
二月桓玄篡位

宋書曰玄為楚王將謀篡盜其從兄謙屏人謂高祖

曰楚王勲德隆重咸謂宜有禪代卿以為何如高祖志欲圖玄乃遜辭荅曰楚王勲德盖世晉室微弱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便真可耳

遣天子於尋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建鄴玄見之謂司徒王謚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游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女聰明有智鑒嘗見高祖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為人下宜早為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



後議之脩尋還京口高祖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舟共還建興復計

宋書曰初高祖東征盧循何無忌隨至山陰勸舉義會稽高祖以玄末篡且會稽遠事濟為難俟其篡逆事著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克至是乃共建興復計

及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慈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同議謀時恒脩弟弘為貴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為

弘中兵參軍昶為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共襲弘長民  
為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謀據歷陽相應元德厚之  
謀于建鄴攻玄克期齊發三年二月乙卯高祖託游獵  
與無忌詠之憑之毅從弟藩憑之從子韶祇隆道濟昶  
族弟懷玉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  
候城門開無忌等義徒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眾馳入  
齊叫吏士驚散即斬脩以徇高祖哭之甚痛厚加斂卹  
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義等率壯

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克京城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高祖登城謂曰郭將軍已奉柔與反正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諸君非大晉臣乎弘等信之而退毅既至高祖命誅弘等毅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數日高祖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為內應邁外雖酬許內甚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時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便下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

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  
玄驚封邁為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德危  
興侯之等

宋書曰玄遣桓謙等謀拒高祖謙與卞範之曰亟遣  
兵攻之玄曰不然彼兵連銳計出萬死若行遣水軍  
不足相抗不若屯大衆于覆丹山待之彼空行二百  
里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堅陣弗戰自然走  
散此上計也謙等固請

乃遣頓邱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高祖造游擊將軍竹澹之左右見高祖光曜滿室以告澹之澹之白玄玄不以為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携糒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高祖為盟主以孟昶為長史揔後軍檀憑之為司馬民願從者千餘人軍次竹里移檄都下曰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馬肆

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屢構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  
貞良弊于豺狼忠臣碎于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  
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實繁踰年之間逆傾  
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罷沉辱七廟毀陸雖夏后  
之罹泥塗有漢之遭莽卓方茲未喻自玄篡逆于今歷  
載彌年亢旱民不聊生士庶疲于轉輸文武困于板築  
室家析父子乖離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標梅有頃  
筐之怨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存孰有可亡

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者  
也是故夕寐宵興搜獎忠烈潛構崎嶇過于履虎乘機  
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  
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  
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  
奮袂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  
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  
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

已據歷陽征鹵參軍庾頤之等潛相連接以為內應同  
力協契所在蠶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儲青州  
刺史弘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  
緝裕辭不獲命遂摠軍要庾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  
之節翦馘逋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  
荷寵爵而並俛首捐監無由自効顧瞻周道寧不弔乎  
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于既顏  
之運契接于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



永懷眇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廈三月戊午遇  
吳甫之於江東甫之玄象將兵甚銳高祖躬長刀大呼  
即斬甫之進至羅洛橋遇皇甫敷逆戰檀憑之戰敗死  
之衆退高祖進戰彌厲又斬敷首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敷圍裕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  
曰汝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敷敷辟易裕衆  
至射敷中額而踣裕拔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  
孫為托裕斬之原撫其孤

初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與無忌等近當大貴惟云  
憑之無相至是戰死高祖知事必捷玄聞數等沒使桓  
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己未義軍進至覆舟  
東張旗幟為疑兵以油帔冠諸樹布滿山谷高祖以身  
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因風  
縱火煙焰張天鼓譟之音震動天地謙等大敗玄始雖  
遣軍走意己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  
舟南逸庚辰高祖鎮石頭城立留臺惣百官焚桓溫注

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  
掇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謚與衆議推高祖領揚州  
固辭乃以謚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高祖為鎮軍將  
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初晉陵人韋  
叟善相術桓脩令相高祖當得州否叟曰當得遣州刺  
史退而私於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高祖笑曰若中當  
相用為司馬至是叟詣高祖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  
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于是用馬時諸葛長民失期為刀達執送未至而玄敗  
玄經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為具乘輿法物初荊州刺  
史王綏以江左冠族又桓氏甥素陵高祖至是及其父  
尚書左僕射愉有自疑志並及誅四月戊子奉武陵王  
遵為大將軍承制大赦惟恒氏一祖後不赦桓玄之篡  
王謚佐命手解安帝璽綬及義旗建衆謂謚宜誅唯高  
祖素德謚保持之劉毅常因朝會問謚璽綬所在謚益  
懼及王愉父子誅謚從弟湛謂謚曰王駒無罪而誅此

是翦除勝己兄既桓氏黨附求免得乎駒愉小字也謚  
懼奔曲阿高祖賤白大將軍迎還復其位玄扶天子走  
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于岷  
洲衆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奉晉二后還建鄴玄復扶  
天子至江陵因走南郡太守王騰之荊州別駕王康產  
奉天子入南郡府初益州刺史毛璩從孫祐之與參軍  
費恬送弟喪下州璩弟子脩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  
入蜀至枚回洲活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

首傳建鄴

宋書曰初玄敗于崢嶸洲義軍以大事已定追躡不  
速玄死幾旬衆軍猶不至

玄從子振逃于華容之涌中招集逆黨襲江陵城騰之  
康產皆被殺桓謙先匿沮川亦聚衆應振為玄舉哀立  
喪庭謙率衆官奉璽綬于天子劉毅何無忌進兵及桓  
振戰敗于靈谿十月高祖領青州刺史甲伏百人入殿  
義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謙桓振江陵平三月

甲子天子至自江陵庚子詔進高祖待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高祖固讓

宋書曰高祖屢請歸藩天子不許遣百寮敦勸又親幸公第高祖惶懼詣闕陳請天子不能奪

旋鎮丹徒九月乙巳加高祖領兗州刺史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即以循為廣州刺史以其黨徐道覆為始興相二年三月進高祖督交廣二州十月論匡復勲封豫章郡公邑萬戶賜絹三萬疋餘封賞各有差

宋書曰十一月天子重申前命加侍中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固讓詔遣百官敦勸三年二月高祖還京師將詣廷尉天子先詔獄官不得受詣闕陳謝乃見聽旋於丹徒

三年十二月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王謐卒四月正月徵公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先是公遣官軍劉敬宣伐蜀賊譙縱無功而還九月公以敬宣挫



退遜位不許十月乃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五年二月偽燕主慕容超大掠推北三月公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海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琅邪所過築城留守超大將公孫五樓請斷大峴除粟苗堅壁清野以待詔不從是役也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公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載師一入峴吾何患焉

宋書載公曰鮮卑進利克獲退惜粟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我一得入峴驅必死之衆向懷二之鹵何憂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為諸君保之

及入峴公舉手指天喜形于色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公曰師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朽敵軍無遁之憂鹵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起留龐老守廣固使其廣寧王賀賴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里有巨

茂水起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為龍驤將軍孟龍符所保  
五樓乃退大軍分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行車悉張  
愷御者執稍以騎為游軍軍令嚴肅比及臨胸鹵騎交  
至公命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日  
向昃戰猶酣公用參軍胡藩策襲克臨胸賊乃大奔超  
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豹尾輦等送于都丙子克廣固大  
城超固守小城乃設長圍守之館穀于青土停江淮轉  
輸七月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姚興自長安及太山

太守中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公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及至，升諸樓，車示之。城內莫不失色。起，既求救，不獲。綱反見鹵，乃求稱藩，割大峴為界。獻馬千匹，不聽。時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江左。

宋書載興使曰：慕容見與隣好，今當遣鐵騎十萬進據洛陽。晉若不退，當長驅而進。

公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鹵能自送。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

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何以待之公笑曰此兵機非  
卿所及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強也

宋書載公曰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  
容先遣信命耶此是見我伐燕內已懷懼自張之辭  
耳

資治通鑑曰晉師不出為日已久羌見伐齊殆將內  
懼自保不服何能救人

十月張綱修攻城具成設飛樓懸梯木幔板屋冠以牛

皮弓矢無所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以千餘人來援  
公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  
到輒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踰城走追獲之  
斬於建康市殺其王公以下二千餘人納生口萬餘馬  
二千匹初公之北伐徐道覆勸盧循棄虛而入循不從  
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克京都  
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  
郡郡守皆奔走時公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

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賊敗沒于豫章內外  
震駭朝議欲奉柔輿北走公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  
人造江上

資治通鑑曰朝廷急徵裕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  
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  
舟移而風止

徵問知賊尚未至四月癸未公至都劉毅自表南征公  
以賊新捷鋒銳須嚴軍偕進

宋書戴公與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晚其變態賊新  
獲奸利鋒不可當須嚴裝畢與弟同舉

使劉藩止之毅不從

宋書曰徐道覆聞毅上駉使報循請并力推之循即  
日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別有八船艘九枚起四  
層高四十丈

五月壬午盧循敗毅于柔落洲及審公凱入相視失色  
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柔勝遂下



爭之旬日乃從時北師始還傷虜未復戰士繞數千賊  
衆十餘萬舳艫亘千里孟昶諸葛長民懼欲擁天子過  
江公曰

宋書載公言曰今重鎮未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若  
一旦遷動便自土崩江北豈可得至不過延日月耳  
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  
宋書曰苟厄運必至我當以死衛社稷橫尸廟門遂  
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

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初公征慕容超惟孟昶勸  
行丙辰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藥死議者欲分兵屯守諸  
津公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便  
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戊午帝移鎮石  
城乙丑賊大至公曰賊若新亭直上其鋒不可當且將  
避之若回泊蔡州此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步  
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金乃泊蔡州以待軍潰公登石  
頭望見之悅

宋書曰時公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公顧  
左右失色既回泊蔡洲道覆猶欲上循禁之又曰使  
寧朔將軍索邈顧鮮卑具裝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  
練五色賊並聚觀咸畏憚之 此必平南燕所降鮮  
卑也

庚辰賊設伏南岸疑兵向白石公率劉毅諸葛長民北  
拒留參軍徐赤特戍查浦戒令勿戰公既北賊焚查浦  
而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大陽郡公馳還石

頭斬赤特解甲久之

宋書曰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

乃出陣南塘

宋書曰公陣南塘命參軍諸葛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羣賊數千皆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稍並結陣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數百人乃退走內史魏順之之弟以怯懦被斬功臣震肅加

公黃錢

七月庚申循自蔡洲還將還尋陽公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十月公帥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溫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克其城盧循父叔奔始興處撫其民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江而下

宋書曰公屯雷池賊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公

知其欲戰且慮賊戰敗或於京江入海道王仲德以水艦二百於吉陽下斷之循道覆率衆數萬方艦而下前後莫見舳艫公悉出輕利戰艦

公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公自於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大敗循還尋陽

宋書曰初分遣步軍莫不驚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遂走豫章悉立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公麾之

麾竿折幡沉於水衆咸懼公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  
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師旋天子遣侍中  
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正月己未振旅歸改授大將軍  
揚州牧給班劔二十人本官並如故固辭凡南北征伐  
戰亡者並列上賻贈屍傷未反者遣主帥迎接致還本  
土二月盧循至番禺為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孟  
懷玉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  
魚并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

行公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彊肅然遠近禁止至是會稽  
餘姚唐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公誅亮免會稽內史司  
馬休之天子又申前詔公固辭改授太尉中書監乃受  
命奉送黃鉞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  
都先是諸州郡所遺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乃表明舊  
例策試之初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八年四月改  
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有雄才大志與  
公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公



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  
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  
以自隨請僧施為南蠻校尉公知毅終為異端密圖之  
毅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兖州刺史藩為副貳公偽許馬  
九月藩入朝公命收藩及謝混並賜死自表攻毅又假  
黃鉞率諸軍西征以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為平西將  
軍荊州刺史兖州刺史道憐鎮丹徒豫州刺史諸葛長  
民監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馬丹陽尹劉穆之建威將

軍配以實力壬午發建鄴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  
思前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見害

愚按裕以私嫌殺大臣無君自此始本史言伏誅今正之  
宋書載公下書曰江荆彫殘刑政多闕今年事  
故綏撫未週百姓疲匱歲月滋甚近因戎役來涉二  
州踐境親民愈見其瘼思欲振其所急卹其所苦凡  
租稅調役悉以見戶為証諸郡縣屯田池塞利入守  
宰者除之州郡縣吏皆依尚書定制實戶置臺癸卯

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別量所出

十一月公至江陵分荊州十郡為湘州公仍進督馬以  
西陵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使伐蜀天子進公太傅  
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九年二月乙丑公至  
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公每優容之劉毅既誅  
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  
有異謀公克期至都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  
於新亭長民亦驥出既而公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

民至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皆及之長民甚  
悅已密命左右丁時自慢後出拉死狀側與屍付廷尉  
并誅其弟黎民昨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時  
先是山湖川澤皆為豪彊所奪民間新採漁釣皆責稅  
直至是禁斷之時民居未一公上表定制

宋書載表曰臣聞漢遠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  
輔為鄉閭不復係之齊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經  
略之圖日不暇給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往大司馬桓

温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財阜  
國封實由于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弛  
雜居流寓閭伍弗脩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父  
母之邦以為桑梓者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托耳今  
所居累世墳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準  
庚戌斷土之科

於是依界土斷惟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  
流寓郡縣多所并省以公領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公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二五

卷一

庚人專易月文及任初奉遷黃城七月朱齡石平蜀所

譙縱傳首建鄴九月天子以公平齊定虛循功封公次  
子義真為桂陽縣公并重申前命授公太傅揚州牧加  
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將吏百寮敦勸乃受羽葆鼓吹  
班劍餘固辭十年息民簡役築東府城起府舍公以荆  
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民心疑其有異  
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都招聚輕俠公執送休之令  
自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公書陳謝十一年正月

公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率衆西攻復加黃  
鉞領荊州刺史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  
自陳并罪狀公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有幹用才公  
未至江陵密書招之

宋書載書曰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  
司馬平西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愧又無表疏  
文思經年不反此是天地不容吾命西討止其父丁  
彼土僑舊為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却僧施謝邵任

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為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霧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逆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艾不分故具示意并示同懷諸人

延之報書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偏閩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做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



嘿耶

宋書載延之書曰重使諮白道未及反已表廢之所  
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干  
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諱足下海內誰不見足下  
此心而復欲期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  
未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戎人之君啗人以利真  
可謂處懷期物者矣劉藩死于閭闔之門諸葛亮于左  
右之手甘言詭方伯襲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歎懷之士

聞外無自信諸侯以為得算良所耻也吾雖鄙劣常聞  
道於君子以至西之至德寧可無受命之臣乎假天長  
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不復多云公視書  
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初雍州  
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且慮不為公容常誡曰魚登日  
日輔帝室與休之相結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執會于  
江陵

宋書曰江夏太守劉虔之彭城內史徐達之參軍王

先之前後為軌所敗並沒

公濟江陵之衆潰與軌等奔襄陽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南蠻遇四廢日佐史鄭鮮之等白違日不許下書開寬大之恩

宋書載書曰此州積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蕪行袖空匱加以事役頻苦童髡奪養老釋服或永懷民瘼宵分忘寢荆雖二州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艱悉仰遺之甞獨不能存者給其長

賑并除今年租稅

四月進軍襄陽休之等奔秦姚興天子復申前令授太傅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中事郎四人封第三子曩隆為北彭城縣公八月甲子公至自江陵奉還黃錢固辭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餘受命

宋書曰朝議以公道尊勲重既加殊禮奏事不復稱名

十二年正月天子詔公依舊辟士加領平北將軍兗州  
刺史增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公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  
別置於是罷平北府以併大府三月加公中外大都督  
初公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遇盧循侵逼故寢及荆雍平  
乃謀外略會秦主姚興卒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  
亂四月乙丑公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加領征西將軍  
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為徐兗二州刺史

宋書載公下書曰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復皇祚皆

邦人州黨竭誠盡力之効也今奉辭西旆有事關河  
弱嗣復忝今授情事纏綿可謂深矣頃軍國殷繁刑  
辟未息眷言增嘆其犯罪五歲以還可並原遣

公以義聲懷遠奉琅邪王德文北伐五月廬江霍山崩  
獲六鍾獻之天子癸巳加領北雍州刺史前後部羽葆  
鼓吹增班劍為四十人八月乙巳率大衆進發以世子  
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為左  
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九月

公至彭城加領北徐州刺史十月衆軍至洛

徐爰宋書曰高祖北征至洛陽常有紫雲見于軍上  
因金痛降之備復晉五陵置守衛十二月壬申天子加  
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傳九錫之禮  
加璽綬遠游冠綠紱綬位在諸侯上策曰朕朕以寡昧  
仰纘洪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于九江宗  
祀絕饗民神無位提挈羣凶寄命江浦則我祖宗之烈  
奄隆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傾若涉巨海罔知攸濟天

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地維再造區宇興亡繼絕俾昏  
作明元勲至德朕實攸賴今將授公典策敬聽朕命乃  
者桓玄肆僭滔天拔本塞源顛蹶六位庶僚悅首四方  
莫恤公精忠貫日氣陵虹霓奪其靈武大穢羣慝克復  
皇邑奉歆神祇此公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  
順流長駕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慙折首羣逆半夷三  
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弼  
阜財利用繁殖黎元編戶歲滋疆宇日啟尊德明刑四



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借盜三齊介恃退阻  
仍為邊害公蒐乘秣馬費入遠疆衝櫓四臨萬雉俱潰  
竊號之酋顯戮司寇拓土三千中威龍漠此又公之功  
也盧循妖凶伺隙五嶺侵覆江豫矢及王城國議遠都  
之規家獻徙卜之計公乘轅南濟義形于色

宋書有云竊然內譏視險若夷

運奇捷略英謨不世拔冠窮劔喪旗宵遁俾我畿甸拯  
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旂江濱偏旅浮海

指日適至番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捷烏散魚潰元  
凶遠竄傳首萬里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判渙負蒙西夏  
陵上罔主志肆姦暴公禦執以刑消之不日

宋書有云倉兇電沛神兵風掃

罪人斯得荆衡寧宴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  
隅王化阻閔三巴淪溺指命偏帥授以良圖陵波浮湍  
湍致扁井絡僭豎伏鎖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  
魯宗阻兵內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研其

上略江津之師勢踰風電回旆汚川實繁震懾二叛奔  
逆荆雍未蕪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  
傾蕩山陵幽辱祖宗懷沒世之憤遠配有匪風之思公  
遠齊阿衡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耻鞠旅陳師赫  
然大號分命羣帥北徇司兗許鄭風靡鞏洛載清百年  
榛穢一朝掃祿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勲重之  
以明德爰初發跡則奇謨冠古電擊彊妖則鋒無前對  
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三十三

靖亂道固於包桑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  
區宇是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贖王略所亘九服率從雖  
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  
王之宰世也庸勲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  
所以協輔皇室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啟遂荒徐宅營邱  
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  
賜惟公道冠前列勲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惜焉今  
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

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為宋公錫茲玄土苴以  
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晉鄭啟藩入作卿士周召  
保傳出總二南內外之任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  
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  
綬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  
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  
國位無不總禮絕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  
摠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送所做節侍中貂蟬中外都

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為收領征  
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萬國  
是式乘介蹈方固有遠志是用錫公大路戎路各一玄  
牡二駟公抑未敷本務農重積采繁實殷稼穡惟阜是  
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馬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  
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  
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  
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皋辭野髦士盈朝是用

錫公納陞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式遏寇讐滌除  
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  
允放命于紀固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龍驤鳳  
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  
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溫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  
儀刑四方是用錫公鉅鬯一卣圭瓊副馬宋國置丞相  
以下一遵舊制欽哉其祇服徃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  
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

尚書左丞郎西秦乞伏熾盤遣使謁公求効力討秦姚  
泓拜為平西將軍河南公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  
留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軍次陳留城經張良廟下令以  
時脩飾棟宇致薦焉

宋書載令曰夫盛德不泯義在祀典微管之歎撫事  
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蔚為帝師大拯橫流夷項定  
漢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晦之間窈然難究塗  
次舊沛竹駕留城靈廟荒殘遺象陳昧撫迹懷人慨



然永數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  
於隨會可改構椽桷修飭丹青彌繫行潦以時致薦  
天子追贈公祖為太常父為特進左光祿大夫讓不受  
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次潼關三月庚辰公率大  
軍入河五月公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至陝龍驤將軍  
王鎮惡舟師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秦  
軍於藍田王鎮惡克長安擒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熒  
惑太白聚東井至是關中平九月公至長安長安豐稔

帑藏盈積公先收其姦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  
秦始皇玉璽送都其餘珍寶珠玉悉班賜將帥逮姚宗  
于江南送泓斬于建康市謁漢長陵大海文武于未央  
殿十月天子詔進宋公爵為王加十郡益宋國並前為  
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  
刺史如故公欲息駕長安經畧趙魏十一月前將軍劉  
穆之卒乃歸十二月庚子發自長安以桂陽公義真為  
雍州刺史鎮長安留腹心將佐輔之十四年正月壬戌

公至彭城解嚴息甲以輔國將軍劉遵考為并州刺史  
領河東太守鎮蒲坂公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固讓  
進爵時漢中城固縣漢水崖際有異聲如雷俄頃岸崩  
有銅鐘十二出自潛壤鞏縣人宗暉於具田所獲嘉禾  
九穗莖公以獻天子詔歸于我公冲讓乃止六月丁亥  
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詔宗豫  
章太夫人為公太妃世子為中軍將軍副貳相國府百  
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詔宋國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

先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  
殺安西長史王脩闕中亂十月公遣右將軍朱齡石代  
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為雍州刺史義真還為夏赫連  
勃勃所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十二月  
弒晉安帝尊立大司馬琅邪王德文是為恭帝元熙元  
年正月天子詔徵公入輔又申前令進公爵為王以徐  
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城兗州之北陳  
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增宋國七月乃受

命敵國內五歲刑以下九月解揚州十二月天子命玉  
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  
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備八佾設鍾簋宮縣進王  
太妃為太后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子王孫爵命  
之號一如舊儀二年正月王表讓殊禮竟陵郡江濱自  
開出古銅禮器十餘枚玉獻之天子讓不受歸諸瑞物  
藏于相府四月招遣數勸兼徵王入輔六月壬戌王至  
都甲寅天子禪位于宋有司草詔既成請書之天子欣

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也改重為劉公所延  
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策曰咨爾  
宋丘夫玄古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爰自書契  
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止戈定大業然則帝王  
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也昔在上葉深鑒  
茲道是以天祿既終唐虞弗得傳其嗣符命未格舜禹  
不獲全其信所以緯經三才澄序彞化作範振古垂風  
萬葉莫尚於茲自是厥後歷代彌劬漢既嗣德于放勳

魏亦方軌于重華諒以協謀乎人鬼而以百姓為心者  
也昔我祖宗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前  
商兆禍非唯一世曾見弗克矧伊在今天之所廢有自  
來矣惟王體上聖之姿包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  
時乃者社稷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蕪梗又濟而復之  
自負固不賓于紀放命肆逆滔天竊據萬里靡不潤之  
以風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豈  
伊博施於人濟斯黔底固以義洽四海道盛八荒者矣

至於上天垂象四靈効徵圖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  
改百工歌于朝庶民頌乎野億兆抃踴傾佇維新自非  
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祇皇  
靈俯順羣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  
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  
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答三靈之眷望又遣使持節  
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謝澹兼太尉尚書劉宣範  
奉璽書歸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故事王奉表



陳讓晉帝已遜于琅邪王第表不復通於是陳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

愚按虔嗣曹氏三國魏之後

及宋臺羣臣並上表勸進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案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主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於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于東井十三年鎮星入太微占曰鎮星守太微

有立王有從王元熙元年冬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  
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  
曰高龍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  
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漢建武至建  
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末四十  
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讓咸  
窮於六又漢光武社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  
乃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

有數十條羣臣又固請乃從之

永和元年夏六月丁卯皇帝即位于南郊設壇祭燎告  
天曰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晉以下世  
皆終歷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裕夫樹君宰世天下  
為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做唐虞降登漢魏靡不以  
上哲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夫拯黔首垂訓無窮晉  
自東遷四維不振宰輔憑依惟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  
元興遂至帝主遷播宗祀埋滅裕雖地非齊晉衆無一

旅仰憤時難俯悼橫流投袂一起皇祀克復及危而能  
持顛而能扶奸宄具殲僭偽亦滅誠典廢有期否終有  
數至於大造晉室撥亂濟時因藉時未實尸其重加以  
殊俗慕義重譯來庭正朔以暨咸服聲教乃至三靈垂  
象山川告祥人神協祉歲月滋著是以羣公卿士億兆  
夷人僉曰皇靈降鑒于上晉朝欵誠于下天命不可久  
淹宸極不可暫曠遂逼羣議恭茲大禮猥以寡德託於  
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探永懷祇懼若實

敬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情克隆天  
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  
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人穀五斛通租宿責勿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盜  
一皆蕩滌長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  
依舊準封晉帝為零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  
時副車行晉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因晉典上書  
不為表答表不稱詔宮于故秣陵迎尊皇考為孝穆皇

帝妣為穆皇后尊王太后為皇太后詔曰夫微禹之感  
歎深後昆愛人懷樹猶或勿翦雖在異代義無廢絕降  
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為縣公廬陵公為柴桑  
縣公始安公為荔浦縣侯長沙公為醴陵縣侯康樂公  
即降為縣侯奉王導謝安溫峤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  
義熙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  
立南郡公義慶為臨川王又詔論戰亡追贈及酬賞除  
復之科

宋書載詔曰夫銘功紀勞有國要典慎終追舊在心  
所隆自大業創基十有七載世路迢遠戎車歲動自  
東徂西靡有寧日實賴將帥竭心文武盡効寧內拓  
外迄今有成念功簡勞無忘鑒寐凡厥誠勤宜同國  
慶酬賞復除以時論舉戰亡之身厚加復贈

乙亥封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  
都王義康為彭城王丁丑使使巡行四方旌賢舉善問  
民疾苦獄訟虧溢政刑年愆傷化授俗未允民聽者皆

具以聞戊寅詔增百官俸己卯改晉泰始歷為永初歷  
杜以子獵以辰秋七月丁亥原放劫賊餘口沒在臺府  
者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又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徙  
征闕洛殞身不及者贍賜其家己丑陳留王曹虔嗣薨  
辛卯復置五校三將官增殿中將軍員二十人餘在員  
外戊戌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仇池公楊盛進號  
車騎大將軍甲辰征西將軍西涼公李歆進號征西大  
將軍西秦平西將軍西平王乞伏熾進號安西大將



軍征東將軍高句麗王高建進號征東大將軍鎮東將  
軍百濟王扶餘暎進號鎮東大將軍置東宮冗從僕射  
旅賁中郎將官戊申遷神主于太廟車駕親奉壬子詔  
改權制率從寬簡是月西涼公李歆為北涼沮渠蒙遜  
所敗被殺其弟恂自立於璿煌八月辛酉詔舊郡縣以  
北為名者悉除之寓立於南者聽以南為號戊辰詔曰  
彭城桑梓敦本斯隆宜同豐沛其沛郡下邳各復租布  
三十年辛未追諡妃臧氏為敬皇后陵曰永寧癸酉立

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乙亥赦見罪人閏月壬午置晉  
帝諸陵守衛其名賢先哲詳加灑掃丁酉九月壬子置  
東宮殿中將軍十人負外二十人壬申置都官尚書

述異記曰是年江表二十餘里野穀生又淮南諸山  
石穀生石上生穀也

是歲林邑遣使朝貢魏明元帝太常五年

王氏曰歐陽脩正統論絕晉于建興復不與魏王通  
作元經絕南于齊初進魏于魏孝文太和五年司馬

光資治通鑑以宋齊梁陳為正統及隋滅陳方以統  
歸之宋庠紀年通譜絕南于晉亡進魏于明元帝泰  
常五年獨朱熹以自古亦有無統之世南北止當並  
書今從之仍為南北史

二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丙寅斷金銀塗以揚州  
刺史廬陵王義真為司徒以尚書僕射徐羨之為尚書  
令揚州刺史已卯禁喪事用銅釘罷會稽郡府二月乙  
丑策試州郡秀孝于延賢堂三月乙丑初限荊州府置

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是月北涼沮渠蒙遜攻破燉煌李恂自殺西涼亡夏四月己卯初禁淫祀除諸房廟其先賢以勲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戊辰聽訟于華林園五月己酉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官五月甲戌六月壬寅車駕兩聽訟於華林園秋七月己巳地震九月己丑弒零陵王車駕三朝率百僚臨于朝堂三日如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使兼太尉持節護

喪事葬以晉禮冬十月

宋書載丁酉詔曰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後身死叛輒  
考旁親遠彌廣未見其極遂命冠帶之倫淪陷非所  
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  
者便付營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侵  
濫服親以相連染

己亥以北涼沮渠蒙遜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涼州刺史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于沖平陵車駕率百

官贍送是歲倭國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詔刑罪無輕重悉原之癸丑以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進江州刺史王弘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太子詹事傅亮為尚書僕射

宋書載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為先適因多故戎馬在郊旂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軍旅日陳俎豆藏器後生大懼于牆面故老竊歎于子衿國風所以永思小

雅所以懷古今王略遠屆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  
傳世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傳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  
舊典以時施行

二月丙戌有星孛于虛危三月帝不豫太尉長沙王道  
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  
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帝不許惟使  
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廟丁未以廬陵王義真為侍中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己未帝疾瘳大赦

夏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郡王五月帝疾甚  
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  
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  
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又為手詔朝庭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  
千人若大臣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  
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  
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母后不須臨朝伏既不許入



臺殿門要重人可詳給班劬癸亥帝崩于西殿時年六  
十七月己酉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羣臣上諡曰  
武皇帝廟號高祖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  
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統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  
長史殷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  
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  
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琥珀療金  
創帝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秦主姚興從女有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  
盛罷頗以之廢事謝海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  
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金塗釘

宋書金作銀

帝不許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  
八丈帝惡其精麗勞民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  
制嶺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  
卧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為佳乃歎曰木  
牀且貴而况石耶即令毀之制諸王出適遠送不過二

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性尤簡易嘗著  
連茵木屐好出神武門內適逢左右從者不過十餘人  
時徐羨之往西州嘗思羨之往西州西掖門羽儀絡驛  
追隨已出西明門矣諸子旦問起居入閣脫公服止著  
裙帽如家人禮微時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轉紹之具頗  
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  
左右以實對文帝愍有迹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  
親事土木陛下不覩遺物何以知稼穡艱難先帝至德

乎及孝武大明中壞帝所居陰室於其室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

獨異志曰帝貧時嘗蓋布被用牛尾作繩拂子及登極皆收藏以示子孫

侍中袁頭盛稱帝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故能克成大業誠矣哉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母張夫人晉義熙二年生少帝於京口時武帝羊踰不感尚未有男及少帝

生甚悅年十歲拜豫章公世子世子膂力絕人善騎射  
解音律宋臺建拜宋世子元熙元年追為宋太子武帝  
受禪立為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  
子即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尊皇太后曰太皇后后六  
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羨  
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戊子太尉長沙王道憺薨  
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  
冬十一月戊午宵星孛于營室十二月庚戌魏軍克滑

臺

宋書索鹵傳曰鹵攻滑臺城東北奔壞戍主寧遠將軍東郡太守王玄度出奔其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所鹵所殺詔以瓚厲城固守投命無撓追贈給事中卹其遺孤

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辛丑祀南郊魏軍攻金墉城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星孛于東壁二月乙丑太皇太后崩鎮軍大將軍北涼王

沮渠蒙遜河南鮮卑吐谷渾河對並遣使朝貢庚辰進  
蒙遜驃騎大將軍封河西王以阿豺為安西將軍沙州  
刺史封澆河公三月壬寅孝慈皇后祔葬興寧陵

宋書是月乙丑魏酋寇高平初酋自河北敗請脩和  
親及聞高祖崩因復侵擾河洛之地騷然矣

夏閏四月己未魏軍克虎牢秋七月癸酉尊所生張夫  
人為皇太后丁丑赦五歲刑以下冬十月己未有星孛  
于斗是歲高麗遣使朝魏明元帝殂

本史書魏明元皇帝崩去皇改殂一準北史書南帝  
例明敵也

二年春二月己卯朔日有蝕之廢南豫州刺史廬陵王  
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乙巳大風天有雲五色占者以  
為有兵執政使使者誅皇帝義真于新安高麗國遣使  
朝貢時帝居處所為多舛失夏五月己酉皇太后令暴  
帝過惡

宋書載太后詔曰義符以先帝長嗣屬當天位大行



在殞守內哀惶幸免肆于悖辭喜容表于在戚至乃  
徵召樂府鳩集伶官優倡管絃靡不備奏珍羞甘膳  
有加平日採擇嬪御產于就宮及懿后崩背重加天  
譴親與左右執紼歌呼推排梓宮柩掌笑語加復興  
造費用千計萬端刑罰苛虐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  
好阜隸之役處萬乘之尊悅厮養之事親執鞭撻毆  
斃無辜以為笑樂穿池築館朝成夕毀遠近嘆嗟社  
稷將墮豈可嗣守洪業君臨萬邦

廢為營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奉迎鎮西將軍  
宜都王義隆入篡皇統。始徐羨之傅亮將廢帝。諷王弘  
檀道濟來赴國訃。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  
為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  
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為列  
肆於華林園。親自酤賣。又開漬聚土以象破岡。堞與左  
右引船唱呼為樂。夕游天泉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與  
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閣。就收璽綬。

羣臣拜辭送於東宮遂幽于吳郡是日赦死罪以下太  
后令奉還璽綬禮道濟入守朝堂六月癸丑徐羨之等  
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弒帝于金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  
刺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闕路之致殞時年十九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  
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雄才蓋世勲高一時移鼎之業  
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開其禍  
端元顯成其釁末桓玄乘時藉運加以先資革命受終

人無異望宋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扶旬夷凶翦  
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

宋書曰至於鍾不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于延  
康之初功實靖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邁殆  
均釋負

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枝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然  
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少帝體  
易染之質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

嶮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哉

唐張謂評宋武云迺希曹馬速棄桓文禍徒及于兩朝福未盈乎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數語簡嚴附於此

南北史合注卷一